

優等獎

怪物的母親

游書珣

今天，我帶怪物搭捷運

牠的腳跨過月臺間隙，又縮了回來

如此重複，像跳一支奇怪的舞

我趕緊推牠進入車廂，不斷提醒牠

要忍住聲響，忍住獠牙

座位上，有人安靜的擤著鼻涕

將溼濡的面紙對折，再對折

怪物沉沉低吼，伸出隱隱發光的指甲

在車窗上好奇的畫畫，刮出尖響

人們望向牠，口中的伏流隱隱交匯

但他們一次次，把潺潺的水聲壓低

我拍拍怪物的手，讓牠收回爪子

但牠伸個大大的懶腰，從外套裡竄出一對

帶有鱗片的翅膀——一些水花濺上我的耳朵：

「牠不是應該待在籠子裡嗎？」

「牠的主人，為何不替牠繫上韁繩？」

水流湍急起來，左右拍來兩道尖浪

岸邊有人忽然起立大喊：

「跳下去！」

「讓牠學會游泳！」

怪物興奮衝向前去，但牠的鰓還沒長完

我得緊緊拉住牠，拉住我們之間那條

彈性疲乏的臍帶——捷運的門開了

我拉起怪物跳出車外，牠的骨頭斷了幾根

那條臍帶胡亂纏住我的頸項……

我帶怪物回家

我把牠塞回我的身體

我把自己也塞了進去，那裡

有真正的安靜——一望無際的羊水

波平如鏡，映著我們的倒影

作者介紹

游書珣

喜歡詩、小孩子和偶動畫。出版詩集兩本：《站起來是瀑布，躺下是魚兒冰塊》、《大象班兒子，綿羊班女兒》，散文集一本：《青雪踏踏：孩子們的日常詩想》。

評審意見

陳育虹

這怪物怕人，怕髒，隨時有可能露出獠牙，低吼，用發光的指甲在車窗上嘎嘎畫符，隨時想張開鱗翅跳車，逃竄。牠總引來異樣的眼光，而「我」無法擺脫牠，在外必須耐心看守牠，回家必須將牠安撫在體內。「我」是牠的母親。

將恐慌症比喻成怪物，讓人聯想到詩人楊牧：「孤獨是一匹衰老的獸……我舉杯就唇／慈祥地把他送回心裡」。

不少現代城市人或許正各自豢養著這怪物，孤獨地。

以自然、無贅詞的口語，描寫「我」游離現實與意識邊緣的失調狀況，以及擔心周邊人注目的焦慮感。一切的經歷都是心理上的，一切的動作也只在腦子裡，能寫得活靈活現彷彿如實發生，足證作者文字的功力及想像之豐富；而後者正是創作的源頭。